

谁是 “金丝蛇”？

冀 侠



谁是“金 丝 蛇”？

冀 侠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细腻的笔触，通过以描写反特、刑事案件为题材，着意刻画了司法部门侦察人员的机智、勇敢和冒险侦破案件的精神，故事生动、情节曲折离奇，扣人心弦，是一部通俗的侦破推理中短篇小说集。

谁是“金丝蛇”？

shui shi jin si she

冀 侠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625印张 183,000字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6,000

书号：10326·94 定价：1.25元

目 录

谁是“金丝蛇”？	(1)
湖畔上的脚印	(61)
一支铍金笔	(120)
钻石项链	(142)
“良心”	(157)
追逐	(178)
法律后面的罪人	(192)
一个女明星之死	(208)
在审判庭上	(232)
警官小姐，谢谢您！	(246)

谁是“金丝蛇”？

侦察员的爱情，充满着传奇而又神秘的色彩

已经是暮春三月了，地处边境的 S 市，才刚刚领略到一点点春天的气息。

在 S 市的西北角方向，有一个临山傍水的江湾公园。一对青年男女坐在周围盛开着金黄色迎春花的绿色长椅下，正在低声地谈论着什么。男的二十八、九岁，上中等身材，穿着一身藏蓝色的中山装。他那微黑的长方形脸庞上闪动着一对机警、黑白分明的星眸，两道延伸至额角上高高挑起的浓眉，就象两柄微微弯曲的宝剑，显得刚柔相济。这位风度潇洒、英俊的美男子，就是 S 市公安局侦察科长——肖飞。此刻，他正两手托腮，微皱着眉头，望着面前缓缓流动的江水出神。

“喂！听到我的话没有？”他的未婚妻看着他心不在焉的样子，娇嗔地噘起那 O 形的小嘴，有点生气了。

“啊！听见了、听见了！”其实对方说了些什么，他一句也没有听进耳里。

“那我们就把日子定下来吧！”未婚妻又逼了一句。

“嗯？什么日子？”肖飞愣着神地反问道。

“你这个人？！我问你，今天我们到公园里来干什么？”她真的生气了，说完后把脸转了过去，再也不吱声了。

肖飞清理了一下大脑神经，才从刚刚侦破完的一桩案件中收回思绪。他觉得刚才有点对不起她了，起码是不尊重对方的感情。他歉意地笑了笑，说：“对不起，我……”

“什么对得起对不起，我又不是你的上级，用不着检讨一番。”她仍然背向着他，气呼呼地说。

肖飞是理解自己的未婚妻的。他们从小不仅在一起长大，有着青梅竹马的情愫，而且在十年浩劫中都经受了痛苦和辛酸。他的未婚妻叫杨丽珠，今年二十六岁。虽然已经超过了妙龄年华，但却依然是楚楚动人。她天生地长就了一个舞蹈演员的优美身段，那纤细的腰肢，那修长的身材，那白皙而俏丽的瓜子形的脸庞上，嵌着的象两颗黑宝石似的杏子眼，总是留光顾盼、光彩迷人。再加上用银质发卡箍在脑后的那一束青丝般的长发，简直令人不会相信人世间竟有如此美丽绝顶的姑娘。对于肖飞来说，他常常以自己有这样的未婚妻而感到幸福、自豪，也许这是人人都爱美的天性吧！当然，作为一个侦察人员也不例外，他们并不是一些只知道抓坏人，铁面无私的冷冰冰的躯壳，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也是带有血肉的七尺之躯。这时，肖飞望着杨丽珠的美丽侧影，轻轻地扳着她的肩头，象怕碰碎一件精美的工艺品一样，摇着她安慰地说：“丽珠，别生气，我决不是故意使你伤心，你应该明白我的心；只是那个案件总在缠着我……”

杨丽珠慢慢转过头来，盯视着他说：“我从香港回来快半年了，不就为了和你在一起吗？你整天价东奔西跑，这里抓坏蛋，那里捉特务，哪里有那么多敌人呢？你的案子不是

已经侦破完了吗？又立功受了奖，也该想想我们自己的事啦！舅舅已经请人把房子都粉刷了一遍，准备好让我们做结婚用的新房啦！”她虽然嘴上责备着他，但心里却是很疼爱肖飞的，说完用那细长的手指抚弄着他的头发。

肖飞听说她的舅舅准备好了为他们结婚用的新房，连忙感激地说：“舅舅的一番心意，让我怎么感谢他老人家呢？”

“我的亲舅舅，还要感谢什么呢？”杨丽珠又补充地说，“他说给我们完了婚，也就了却了一桩心愿，对得起我死去的爸爸妈妈了。”

肖飞沉默了，他回忆起了过去的一些往事。那是在抗日战争结束的前夕，仅仅四岁的肖飞，跟着爸爸妈妈在敌占区生活。在一个漆黑的雨夜，突然一个叔叔抱进来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交给妈妈说：“嫂子，这个孩子是杨岩夫妻的，他们由于叛徒的出卖，在监狱里牺牲了。”妈妈急忙抱过婴儿亲了亲，又对从床上爬起来的小肖飞说：“这是你的妹妹，你喜欢她吗？”肖飞懂事地点着小脑袋，望着爸爸送走那位叔叔后，便想抱抱这个象从天上掉下来的妹妹，但是被妈妈拦住了，因为小妹妹还在熟睡。她，就是现在的杨丽珠。肖飞从此便和这个妹妹一起度过了他们的童年，随着抗日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他们跟着爸爸妈妈又来到了北京城。战争的硝烟飘散了，和平的序幕拉开了，他俩享受着自由的空气，象两株茁壮成长的小苗一样，一起进了学校，从少年成长到青年。当肖飞高中毕业，考进了中国武装警察学院的时候；杨丽珠也以优秀的成绩和天资的聪慧跨进了舞蹈学院的艺术殿堂。他们就象比翼鸟一样，双双地奔向了各自事业的辉煌前程。肖飞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北方边境的S城市，在公

安局当了侦察员；杨丽珠则在当地的歌舞团，做了一名出色的舞蹈演员。他们虽然天各一方，但却互相深情地爱慕着。也正是这时候，“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卷起的狂飙，铺天盖地地压向了这片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几乎一切生灵都在劫难逃。杨丽珠被当做资产阶级文艺的黑尖子，被赶到西北黄土高原上接受劳动改造去了；肖飞在砸烂公检法后，被当作里通外国的间谍关进了监狱。肖飞的爸爸和妈妈相继也被当成叛徒活活地折磨致死了。当杨丽珠结束了那种刀耕火种的劳动改造，回到北京的时候，她简直是举目无亲，无家可归。她决定到S市去找肖飞，可是千里迢迢地到达S市，得到的却是肖飞越狱潜逃被乱枪打死的噩耗。当时在S市歌舞团担任导演的吴雪涛，是杨丽珠解放后找到的舅舅。他见到外甥女孤苦伶仃，形影相吊的模样，不禁老泪纵横，声泪俱下地劝她暂时离开祖国，到香港去找她的姑妈。杨丽珠就在这种境遇下，经过几番周折，辗转到了香港，闲居在姑妈的家中。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她才回到念念不能忘怀的北京，并且得知肖飞并没有死，而是被几个好心的人救出了监狱，一直隐蔽在乡下一位猎人的家里。她听到这个消息后，不禁喜出望外，便放弃了大城市的优厚生活，飞到了S市，与肖飞团聚了。

肖飞象电视片一样，一幕幕地从脑海里闪现了这些图景之后，长叹了一口气，禁不住地说：“丽珠，都是我不好，我没有保护好你，在过去的那些年，让你吃了不少苦……”

“别说这些啦！”杨丽珠理解地说，“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还能管别人？”

肖飞苦笑了一下，转开了话题：“现在好啦！我们再也

不会分开啦！我一定使你幸福，做一个你满意的丈夫！”他说着轻轻地在她的脸颊上印了一个吻。

杨丽珠顿时羞得满脸绯红。她本来还泪花涟涟的样子，顿时破涕为笑地说：“别尽说好听的话儿，到了侦破案子的时候，把人家都扔到脑袋后边去了。”

“谁让你做个侦察员的妻子呢？”肖飞幽默而又诙谐地说：“我喜欢侦察破案，就象你喜欢舞蹈一样。你听到音乐的节奏，就会象蝴蝶一样翩翩起舞；我得到侦破的命令，出于职业的习惯，便本能地冲向一切罪犯。”

“舞蹈是艺术。”杨丽珠故意反驳地说，“侦察破案怎么能和音乐舞蹈相提并论呢！”

肖飞立即争辩地说：“侦察破案不仅是艺术，而且还是一门很特殊的、高级的艺术，它不仅仅需要聪明的头脑，严密的推理，正确的判断，而且还要会演戏，装扮成各种角色都要逼真、生动、形象。”

“在侦破案件的时候，就算你是个维妙维肖的演员，可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呢？”杨丽珠低着头，一边倾心地听着他的谈论，一边用脚上穿着的棕红色高跟鞋轻轻地剔着地面，停顿了一下又说，“我认为在人生的舞台上，你是个十足的傻瓜。”

“嗯！也可能是。不过，在爱情上我还算个聪明人呢！”肖飞眼睛里射出柔和的光泽，斜睨了她一眼说，“我知道你会从香港回到我身边的，所以一直等待着你做我的新娘。”

杨丽珠觉得一股暖流流遍全身。她从来也没感到象现在这样幸福和甜蜜，慢慢地依偎在肖飞的怀里，闭上了那双美丽的杏子眼。肖飞垂下头来，生怕惊醒自己心上人的朦胧的

暇寝，不错眼珠地瞅着这个饱受折磨之苦、对爱情坚贞的姑娘。他没有象一些轻浮的青年男子那样，当异性的恋人倒在爱的怀抱里时，便不顾一切地进行狂妄的举动。他此刻产生了一种亵渎神圣的恐惧心理，生怕对这样一位纯洁的象透明体似的姑娘，有一丁点儿的损伤。他，就这样静静地望着她。静静地呼吸着从她那乌黑的秀发里散发出来的温馨的香味。

两只在江边追逐嬉戏的水鸟，发出欢乐的叫声。唤醒了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杨丽珠，有点不好意思地从肖飞的怀里爬起来。肖飞却扳着她的双肩，温柔地说：“丽珠，咱们结婚吧！”

“你决定啦！”杨丽珠眼睛里迸出了快乐的火花。

“不过，我们不要让你舅舅太为这件事操心，一切都由我们自己来办理。到结婚的那天，咱们不请客，不收礼，来个歌舞晚会不是更热闹吗？”

“那我们回家和舅舅说说去。其实啊，他是个很好说话的老头呢。”杨丽珠从长椅上站了起来，催促地对肖飞说，“走，跟我回家去，今天是星期天，说不定他会给我们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呢！”

肖飞和杨丽珠从公园出来后，搭乘公共汽车，来到了S市歌舞团的宿舍区。这片青松白桦掩映的一座座双层小楼，一律都是乳白色的。小楼的四周用铁栅栏包围着。院子里种植着主人们各自喜爱的花草树木。肖飞和杨丽珠手挽着手，走到一座中西合璧、就象海滨避暑的别墅一样，带着屋脊飞檐式的双层小楼门前。院门紧紧地关闭着。隔着那长满铁锈的铁栏隙缝，可以瞧见楼内透出的光亮。天，已经渐渐地昏暗下来。杨丽珠望见楼内的灯光，对肖飞说：“舅舅没有出

去做客，你看，灯都亮了。”说着按响了铁栏门上的电铃。

电铃刚刚响过之后，随着一阵咳嗽声，从屋里走出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头。他一边向院门走，一边问：“是丽珠吧!?”当他看见肖飞后，又说，“啊！小肖也来啦！”说着紧走两步，来到跟前，打开了那两扇铁栏门。

“舅舅，你知道他会来吗？”杨丽珠撒娇地说着走进铁栏门。

“我猜你们准会来的。”老头乐呵呵地又对肖飞说，“走吧！快进屋里去，饭都准备好啦！”

肖飞尊敬地对老头说：“舅舅，打搅你老人家啦！”

“这是什么话，你快要做这里的主人啦，还这么客气。”老头锁上铁栏门，被这一对年轻人搀扶着，高高兴兴地走进了小楼里。

杨丽珠的舅舅，是S市歌舞团的导演，虽然已年近六旬，但仍然身板硬朗。他从事文艺工作多年，在艺术方面具有一定的造诣，具有那种老艺术家的风度。他个子不高，长得胖胖的，那长满着细细皱纹的圆胖脸上，总是笑咪咪的，显示出慈祥 and 乐观的神情。你看那变色的玳瑁眼镜后闪动的那双很有精神的眼睛，给人一种阅历很深，知识丰富，思想内涵的印象。他无儿无女，孤身一人，也往往感到寂寞和惆怅。自从外甥女杨丽珠几个月前来到S市，他就一直把她当做自己的亲女儿一样看待，让她住在家里，还慷慨地拿出他多年的积蓄，张罗着给她和肖飞办喜事。今天他看到外甥女把未来的外甥女婿请来了，就别提那个高兴劲儿了，脸上的皱纹都笑成了一朵花。

三个人说笑着走进小楼后，来到收拾得很整齐的小客厅

里。室内的墙上挂着一些临摹的名人字画，迎面壁橱的长方形木格里放着仿制的古玩和精美的工艺品。客厅虽然不是雍荣华贵，光彩夺目，但却清淡高雅，别具风采。尽管杨丽珠新从香港归来，但肖飞不经常到这里来，加之前些日子他突击侦破一件极其复杂的间谍案子，更顾不上来这里做客了。他进屋后，抬眼看见室中央放着一张小圆桌，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还有两瓶驰名中外的中国红葡萄酒，有的菜还冒着腾腾的热气呢！他对杨丽珠说：“你看，舅舅知道我们会来，饭菜都烧好啦！”

杨丽珠高兴地说：“那我们就吃呗！”

吴雪涛连忙拉着肖飞，坐在小圆桌前，乐呵呵地说：“我知道你们玩了一天，肚子早就饿了。到家里来，别拘束，快吃吧！没有什么好菜！”说着拿起酒瓶，给肖飞斟了满满的一杯酒。

杨丽珠也坐在桌前，看了看腕上那块金壳小手表，神秘地对吴雪涛笑笑说：“舅舅，怎么样？我说六点钟准时回来吧！”说着瞟了肖飞一眼。

吴雪涛又给自己斟满酒，然后举起酒杯，嗔怪地说：“傻丫头，净说傻话。”说完向肖飞的酒杯碰去。

肖飞莫名其妙地端起酒杯，诙谐地说：“你们父女俩在演双簧戏吗？”

“嘻！小丽珠早上出去的时候，告诉我，说一定让你晚上来吃饭，所以我就提前准备好饭了。”吴雪涛放下酒杯又说：“前些时日你破案那么忙，怕误了公事，也没敢请你家来好好谈谈。今天我这当舅舅的可要批评你几句啦！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你和丽珠都这么大啦，也不能只想工作

不想结婚哪！……”

“舅舅，你……”杨丽珠噘起小嘴，害羞地止住了吴雪涛的话。

吴雪涛连忙说：“好、好！我不说啦！”然后又端起酒杯，容光焕发地对肖飞说，“来！随便喝吧！今天我们是家庭宴会。”

杨丽珠也急忙端起酒杯。

三只酒杯碰到了一起，溅出了欢乐的浪花。

特级国防军事机密，被超级间谍分子盗窃了

就在肖飞与杨丽珠和她的舅舅在欢声笑语中，举行着自由式的家庭宴会时，在S市公安局的技术室内，各种电子侦破仪器正在紧张地工作着。不同类型，大小各异的电脑控制的荧光屏里显示出复杂的线条、号码；截收机、发报机不停地发出“哒哒哒……”、“咕咕咕……”的电波讯号。穿着白色大褂的男女工作人员，都在严肃、认真地操作着仪器。

在一台新式的截收机前，一名戴着近视眼镜的年轻女技术员头戴耳机，监听着截收机截获的纷纭复杂的声网。突然，她睁大眼睛，急忙按下录音机的按钮，顿时从扬声器里传出“滴滴滴……”刺耳的电波呼叫声。

这时，公安局长鲁宁和侦察员张彬彬走了进来。鲁宁是位瘦高个子的老头，长着一双鹰隼般的眼睛，这双敏锐的眼睛似乎能够洞穿一切人间事物的秘密。张彬彬二十三、四岁，中等身材，红扑扑的苹果脸上眨动着一对象用刀划成的细眯眼，显得精神而又机警。

那个年轻女技术员，看见鲁宁走进来了，急忙招呼说：“局长，发现了新情况！”

鲁宁忙问：“什么情况？”

女技术员叫李薇薇。她简洁地回答：“一组奇怪的电波。”说完揿动了录音机的按钮。

录音机的扬声器里传出了“滴滴滴……”的电子快速发报机的电波。等电波消失后，李薇薇说：“这组奇怪的电波，一年前出现过，现在又叫了。”

鲁宁“嗯”了一声，说：“再放一遍。”

李薇薇又重新播放一遍。鲁宁惊疑地说：“金丝蛇！”

张彬彬不理解地问：“局长，你怎么知道是‘它’？”

鲁宁深沉地点头说：“正是它！无论从这熟练的拍报指法，还是电波显露的个性，都与‘金丝蛇’极为相似。”

张彬彬听到过鲁宁局长谈起十年浩劫前，他曾经追捕过这个代号叫“金丝蛇”的间谍，只因后来他被造反派抓进了监狱，罢了公安局长的“官”，才不知道这个家伙的下落了。现在他听局长说电波的呼叫是“金丝蛇”，连忙又问：“这个神秘的家伙再次出现，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发生了重大的案件，否则，它是不会轻易叫的。你立即把肖飞找来，研究一下侦破方案。”鲁宁以命令的口吻对张彬彬说。

“是！”张彬彬答应后，转身向门外走去了。

与此同时，在距离S市二百华里的边境线上，发生了一起强行越境事件。当时，我派驻边境地区的派出所民警和边防武装警察部队哨所的战士正在巡逻，突然发现在我边境内侧的一片密集在白桦林中，有三名企图越境的叛逃分子，借

着黑暗笼罩的夜幕，向边境外侧逃去。在鸣枪警告之后，仍不投降，反而武装对抗。在阻击这三名叛逃分子时，两名被当场击毙，一名负伤后被捕获。派出所的刘虎所长立即把这名负伤的逃犯押送到派出所，进行了讯问。派出所的办公室内，墙上挂着边界地段图，桌子上摆着几部电话机和两台无线电收发报机。

地板上一副军用担架上躺着负伤被抓获的逃犯。他的眼睛一会儿睁开，绝望地看看围着他的民警和边防战士；一会儿又闭上，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

刘虎所长是个很有经验的中年干警。他抹了一把胡子拉茬的黑红脸膛，对一名男卫生员说：“快给他打强心针！”

卫生员急忙拿出注射器，把针头刺向了逃犯的胳膊上。逃犯痛苦地呻吟了一声，又睁开了眼睛，陌生地望着室内的人们。

刘虎所长抓紧时间厉声地问：“谁指使你们偷越国境？”

逃犯浑身悸动了一下，没有说话。

“他是想去见上帝，不想活了！”刘虎所长对卫生员说：“停止注射！”

逃犯恐惧地瞪大眼睛，连忙说：“不……我，我交待……”

刘虎所长盯着他说：“快说！”

逃犯结结巴巴地回答：“是，是，金丝蛇……”

刘虎所长紧追一句：“金丝蛇！？他的住址、职业？”

逃犯头上冒出豆粒般大的汗珠，声音突然微弱地说：“他的家……家……”

刘虎所长急问：“家住哪里？”

逃犯一阵晕眩，只张了张嘴，没有发出声来，便一歪脖

子，闭上了双眼。

卫生员从逃犯胸前取下听诊器说：“心脏已停止跳动！”

刘虎所长搓搓手，着急地说：“再打强心针！”

卫生员为难地回答：“流血太多，已无济于事了。”

刘虎所长和站在逃犯周围的几名干警互相望了一下，惋惜地说：“唉！金丝蛇的线索又断了！”

.....

刘虎所长先用专线电话扼要地向公安局长鲁宁汇报了截获三名逃犯的经过后，立即又把从逃犯身上搜出的一盘微型录音磁带和一只电子照相打火机装在公文包里，坐上绿色的军用吉普车，连夜向S市飞驰而去……

鲁宁坐在灯光下，正仔细地翻阅上至公安部，下至各区公安分局的敌情通报，刘虎所长便风风火火地推门走了进来。他一进门，就大嗓门地说：“老局长，你还在工作？”

“那你呢？不比我更辛苦吗？”鲁宁站起来，给刘虎所长倒了一杯凉开水。

刘虎所长也不客气，接过水杯，咕嘟咕嘟地喝了几口，放下水杯，从公文包里取出那盘微型录音带和电子照相打火机，放在鲁宁的办公桌上说：“老局长，我的使命完成了吧？”

“就这么简单!？”鲁宁很欣赏这个精明干练、又有一股虎劲的下级，他想了想问，“逃犯还说了什么？”

“他只说出了个金丝蛇，就死了。”刘虎所长摇了摇头，表示遗憾地说：“只怪我们没抓住个活的。”

鲁宁笑笑，风趣地说：“不是抓了一个吗？要不你也不知道金丝蛇呢！”

这时，门被推开，肖飞和张彬彬一前一后地走进来。

鲁宁笑呵呵地对肖飞说：“怎么样，今天给你一天假，和杨丽珠谈妥了吧！定了结婚日期没有？”

肖飞不好意思地说：“我们准备五一结婚。”

刘虎所长和肖飞是老朋友了，站起来插了肖飞一拳，说：“你这家伙，过去在我面前一直充光棍，说什么一辈子搞独身主义，原来背着老刘在偷着谈恋爱哪！”

张彬彬戏谑地对刘虎所长说：“肖科长谈的是天上掉下来个美人儿，你还不知道，人家是从香港飞来的洋小姐，长得可漂亮啦！可不是一般的土生土长的大姑娘。”

“嘻！你可真有两下子。”刘所长爽朗地笑着说，“咱不管洋的、土的，到时候只管喝喜酒就成了。”

肖飞也逗趣地说：“好！一定请你这位大所长来喝一杯。”然后又对鲁宁说：“局长，找我来有任务吗？”

鲁宁望着他的属下，说：“肖科长，现在你的任务是两面出击，双线作战。一是准备结婚；二是侦破‘金丝蛇’的案件，祝你全面胜利。”说完指指桌上截获逃犯的间谍器材。

肖飞也严肃起来，他拿起那盒微型录音带和电子照相打火机，审视了一下说：“这是敌人最新式的谍报器材。”

鲁宁点点头，说：“你和小张赶快去做技术处理，并且尽快提出侦捕‘金丝蛇’的方案。”

肖飞和张彬彬来到技术鉴定室内，在技术人员的帮助下，从电子打火机里取出了一卷微型胶卷，经过冲洗和印相，原来敌人拍摄的是我S市一号军事基地WT导弹制造工程的照片；那盒微型录音磁带则是录制的最近一次研究导弹试制的会议情况。这种极为严重的泄密事件，非同一般。他立即向鲁宁局长汇报了情况，然后带领张彬彬坐上摩托车，连夜风